

一代完人的生與死

(本文插圖刊第56、58頁)

——為二伯父陳布雷作見證

陳約文

國士典型風範長存

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夜晚，先伯父陳布雷先生在抑鬱愛思之下，吞服大量安眠藥自盡，他遺留有上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先生書兩紙，分致友好與家屬之書信多件，從各封書信中，充分表露：○對國家的熱愛、領袖的忠勤、與友朋、同志間的赤誠；○對夫人相愛之深，弟兄友愛之篤，與子女教誨之切；○對身後公私事務處理之周密、清楚。

蔣總裁倚之如左右手，一旦溘逝，無限痛惜，曾親往探視遺容，撫尸大慟，並致祭於靈堂，題賜輓額：「當代完人」。他一生盡忠黨國，忠於領袖，得到國人一致的肯定。

先伯父去世後，好友、同志悼念他的文章，常在報章、雜誌上披露，張道藩先生在「布雷先生逝世三週年悼詞」一文中云：「布雷先生得領袖之信任最專，得領袖信用之時間最長。」又提及：「他只知道愛黨、愛國、愛領袖，他只知道以最忠實的態度對領袖，以最誠懇的態度對同志，以最周密的態度考慮問題，以最客觀的態度衝

量環境。布雷先生得領袖信用之專且久，其原因即在此，得同志的同情與愛戴之深，其原因亦在此。」

陶希聖先生所撰：「記陳布雷先生」，也詳細地描述他撰寫文稿的辛勞：「他爲了每篇關乎世界局勢、國家政策或軍事方針的大文章，竭盡了腦力與精力，這是事實。但是他爲什麼加倍努力、加倍辛苦呢？那就是每篇文稿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字，都是委員長的。委員長對於每一篇文章，修改再修改，至少兩三次易稿，至多時有十八次易稿之事。」

程滄波先生的「重訴生平——爲陳布雷先生逝世三週年作」文中提到好友們莫不想替布雷先生解憂，然而：「私愛是可以解除，公愛是難於解除的。布雷先生終身之愛，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而終朝戚戚的，是天下國家之愛。他愛天下國家之愛，他愛領袖之愛；天下國家之愛無窮，領袖之愛亦無盡，仁人君子豈能有一日之歡？」

曹聖芬先生的「陳布雷先生的風格」一文中坦率指出：「布雷先生相從總統二十餘年，參與一切的機密，他對於總統除了公的關係之外，還

有私人的友誼，因此他對領袖的認識，特別的深刻，信仰也特別堅定。這樣，同志間一切對於總統的誤會和指責，他便如同身受，而且無寧說他所感到的痛苦和恥辱，較之領袖尤甚。他的憂鬱的性格，受着這種種的痛苦和刺激，使他悲憤乃至不惜一死。他的死可以說是對於當時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一種屍諫，一種無言的抗議。其心可悲，其志可憫，而其舉動之悲壯義烈，更足以泣鬼神而昭日月。」

卜少夫先生在「懷念布雷先生」一文中，對他爲領袖物色、引進人才有翔實的分析：「他從不攬權、弄權，他處處、時時、將自己『縮小』。他追隨總統二十年，以總統對他寵信之隆，以他當時的職位，無論中樞要員、封疆大吏，趨附唯恐不週，結納唯恐不謹，而他却多方迴避，既無任何干求，亦從未推薦、介紹親戚友朋門生故舊。他曾引薦不少人，那都是站在延攬人才這個立場，這些被汲引之人，有不少與他毫無半點淵源的，而這些人往往被重用了，尚不知由於幕後進言推薦的是布雷先生。」

蔣君章先生所撰「悼念布雷先生」，對他人

格更有深切的體認：「布雷雷先生以書生而從政，平素講道義，尚氣節，忠於國，忠於黨，忠於領袖，處處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處事，誠以待人，躬行實踐，絲毫不苟，而且沒有一點官僚氣，只是一位溫厚儒雅的長者態度。這樣的長官，實在是難得的；相處愈久，愈加使人欽佩，而不忍離開他。」又細述他工作狀況：「他的健康是這樣的壞，他的責任心是這樣的重，而領袖倚畀他又是這樣的切，他經常偏處於一角小樓，夜以繼日的孜孜爲公，沒有週末，沒有假日，除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是絕對不會輕易向領袖請假的。」

費雲文先生在「國士典型陳布雷」一文中提到一段邵毓麟先生和他輕鬆對話：有一次，在重慶時，邵毓麟先生會率直地問：「先生對領袖的最大貢獻，究竟在那裏？」他想了一想答道：「委員長是全國領袖，繫國家安危於一身。譬如說他是火車頭，牽拉着滿載全國軍民長列火車前進，有時速度太快，路基又不平，左右顛擺得太猛的話，難免沒有危險。我的作用，等於剎車，必要時可使速度稍減，保持平穩安全，這就是我一點微小的貢獻。」

這樣一位忠黨愛國、忠於領袖的人，最近在我們拜讀了某刊「陳布雷身邊的中共黨人」一文，不禁會興起疑問：相從總統二十餘年，參與一切機密的布雷雷先生，是否真被共產黨在他身邊撒下了個網，不時被竊取了重要機密？雖然，正像無數不幸的家庭，他有一女陳璉，是共產黨員，他的幼子陳遠，至今還在爲共黨政權效犬馬之勞

；更不幸的，被稱爲目前中共最走紅的國務院副總理喬石，娶妻翁郁文，正是陳布雷的外甥女。答覆是否定的，因爲該文作者李若松先生也承認陳布雷是位最聰明、最有智慧的人，他對自己工作之重要性、機要性那有不清楚的。共產黨之無孔不入、陰狠狡詐也使他無時無刻不提高警覺，加以提防的，他曾說過一句名言：「共產黨徒是不會在額頭上刻字的。」

我們試從以下幾個小小的分析，清楚了他的工作環境、生活習慣、保密程度、親人現況，就會相信不可能有任何機密會從布雷雷先生處洩露出去。

用人精簡不問親疏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之組織始於民國二十二年，內設四組：第一組警衛，第二組秘書，第三組調查及紀錄，第四組總務。另設侍從參謀若干人。主任一職初由林蔚文擔任，後由晏道剛擔任。後因事務增加，決定修改其組織，分設兩處。第一處主任由晏道剛擔任，下設三組：第一組總務，第二組參謀，第三組警衛。第二處主任由布雷雷先生擔任，下設：第四組秘書，第五組研究等兩組，先生奉命兼第五組組長，第四組組長爲毛慶祥。及後，侍從室增設第三處，由陳果夫先生任主任，掌理全國人事之調查、登記、考核、分配等事宜。

布雷雷先生用人主張精簡，而且不問親疏，但是一定要有用、可靠，絕對可靠，以他的睿智，他絕不可用進一位「吃裏扒外」的共黨同路人，

或共產黨員。

翁祖望是布雷雷先生的五妹夫，進入侍從室第二處第四組爲秘書，是個苦差使，待遇固然不高，沒有星期假日，也無所謂上下班，他把眷屬留在淪陷區侍奉老母，因此自己在辦公室擺張床，日間埋首於案牘間，夜晚也照樣處理公文，並且自動負起督察整個宅第的安全。因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佩着手槍，威風凜凜，有一次兩個勤務兵繼吵架後扭在一起，他大步上前，雙手往左右一推，兩個勤務兵都跌向好幾尺以外，從此翁秘書的威名就傳開了。而重慶市美專校街一號辦公室，一天廿四小時都站有衛兵，即使通過衛兵，也難以通過樓梯口的翁秘書一關，沒法進入布雷雷先生的辦公室，這是有意安排的。

侍從室成天有接待不完的訪客，凡是軍職人員，通常由翁秘書接見，瞭解情況，予以過濾後，有重要的事情，才由布雷雷先生親自洽談。翁秘書豪邁的性格、爽朗的談吐，往往很容易與人拉攏距離，解決問題，但來客也往往領教了他守口如瓶的技巧。陶希聖先生那時也在侍從室工作，他發表的文章中曾提及：「凡侍從室工作的人都是六親不認的，也不能隨便到那兒去應酬，一個人手裏所做的事同事也不曉得，這成了一種習慣，並沒有特別要求保守秘密，而自然形成一種人保守秘密的習慣。」

翁秘書的小房間很少允許人踏入，當他知道兒子翁澤永和郭沫若走得最近，焉有不防之理，而且郭沫若能讓翁澤永跟着身後叫：「郭公！郭公！」也是因爲翁澤永是布雷雷先生外甥之故，可

外 中 是布雷先生生平最討厭文人無恥，曾有一次說：「怎麼要那樣無聊，一個大無恥，跟着一個小無恥。」

誌 翁祖望尚有一子三女，翁郁文是次女，民國十五年出生在浙江省慈谿縣丈亭村，她雖有最慈祥的母親，但父親生性豪邁不羈，並不顧家，因此她在抗戰時期，與母姊蟄居家鄉，淪陷區的生活，精神和物質都極其貧乏，以當時交通之不便，音訊之隔膜，她是連她父親、舅父工作性質也並不清楚，別說能接近辦公室，竊取情報，再說，她那時的思想尚未有明顯的傾向。

勝利後，翁祖望接久別的夫人同住於南京，只偶然去上海探望成年的兒女們；大陸失陷後不久，一病不起，死於上海市；以他嫉惡如仇的性情，怎能忍受那種非人的生活。如果照言忍寬原文所說，「翁氏三人，不是中共黨員就是同路人」，那麼翁祖望有這樣大的「功勞」，怎不被封上「一官半職」？當然他有子女成了共產黨員，這是事實。

甥女之夫未曾一面

李若松先生說他曾在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看到陳布雷自殺前預留的一字一淚的遺書，當時不禁一灑同情之淚，最近在他看到了署名言忍寬的：「喬石：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新人」之後，恍然大悟原來陳布雷身邊已被中共安置了這麼多的「匪諜」，不洩密才怪，陳某真是「死不瞑目」，自己當年同情之淚也白灑了。

中共一向在「統戰」、「和談」上無所不用

其極，加給陳布雷的誣蔑和惡意歪曲更是層出不窮，先是利用其無恥之外甥翁澤永（植耘），無知的副官陶永標，現在又冒出紅朝新貴喬石，因為喬石娶妻翁郁文，正是不折不扣的陳布雷外甥女。我們想要反問一句：喬石何時娶翁郁文？翁郁文常在陳布雷身邊「出沒」嗎？喬石曾見過陳布雷嗎？

言忍寬在「喬石」一文中所說在一九四六—四九年，中共發起奪取政權的「鬥爭」，上海是中共很重要的地下情報活動中心，喬石被中共任命為「上海地下黨交通站站長」，主要的職責是為中共地下黨搜集情報，掩護地下人員，並且替上海地下黨與中共農村根據地作聯絡工作。

翁郁文可能在那時期參加了中共的「上海地下黨交通站」，也因此認識了喬石，但他們僅是「同志」，尚未結為夫妻，翁郁文活動範圍在上海一帶，在風聲緊時；地下同志四散走避，她會一度喬扮男裝，走避南京蟄居，當然那時也停止了一切活動，她那敢前去見她的舅父——布雷先生？

當然，喬石更不可能透過她的關係見到陳布雷。怎麼可能如言忍寬所寫：「喬石透過這種親密的親戚關係，獲得了不少中共有用的情報。」然後更自作聰明加以推斷：「喬石——翁郁文——陳璉——陳布雷，是很特別的管道，喬石利用這種關係，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這是中共後來很信賴他的原因。」

喬石能從「上海地下黨交通站站長」一職，經幾十年努力，成了中共政法系統的最高負責人

，掌「無產階級專政」大權，一定有他的過人才幹，有他的艱苦歷程，有他幸運際遇，但絕不是因為他娶了翁郁文，利用翁郁文從陳布雷處得到了什麼重要情報而邀功，這一點是肯定的。

因為，這目前中共最走紅的國務院副總理喬石從未見過陳布雷，他要翁郁文是在大陸陷落後，而自殺身亡的陳布雷，早就墓草萋萋了。

鄉居生活溫馨難得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底，向蔣公中正請得假期，布雷先生以愉快的心情，偕夫人返回浙江省慈谿縣官橋村祭祖訪親，帶給官橋村數百家陳姓宗親無限歡欣和榮幸，抗戰雖只八年，他却已有十餘年未曾返回故里了。

他的四弟訓慈先生（亦即家父）養疴在鄉，帶一家人竭誠歡迎他回家，笑着說：「這次你來沒帶副官，我派個臨時女副官給你！」說着把我輕輕推向後，他笑着說：「太好了！」同時對我的小弟思佛、小妹紳文也撫愛有加。

家母阮瑩女士原是烹飪高手，每餐擺出一桌不同的佳肴，並且每日有花式繁多的故鄉點心，吃得布雷先生胃口大開；開玩笑說：「這樣吃下去，可能沒轎快肯抬我了。」他身體瘦弱，公務繁劇，體重經常只維持在九十磅上下，但是故鄉的和風，吹散了他的層層愁緒，充足的睡眠，可口的餐點，使他眉頭舒展，笑容不離，雖然客人不斷，但是沒一個是來談國家大事的；更沒一個是對他有「非夷所思」的要求，有的只是敘舊、只是親情。

我陪侍着他幾天，這才知道他原是多麼容易快樂、滿足的一個人，只要離開電話、公文、會議，他並不一定需要香煙、安眠藥，他自己也說：「人爲什麼要去外國度假，也不一定要去遊名勝古蹟，一年能回家鄉過幾天，我相信我的身體也不會壞成這樣子了。」那幾天他並未服安眠藥，却夜夜酣眠。

他依序掃墓，祖父的、伯祖父的，曾祖父的，曾去參觀祖父手創的鷄山小學，又去拜謁大宗祠，翻閱族譜。夜晚的煤油燈下，他爲我們娓娓講述祖先懿行德業，以及他的童年趣事。

可是，幾天的假期匆匆結束了，京中有要公急待他去處理，他一再關照要我小心侍候父親的病；這才依依上轎去趕搭輪船。不久，我收到他的來信：

「約兒：我已於今日午後四時十五分抵京，途中平安順利，舟中尤極舒適，望告汝父親勿念。」

「這次回家，承你母親以我最心愛之肴饌招待，一切照顧周到，我心非常感激。至於你的熱心招呼，處處看得出你對我感情之厚，家人融洽，真乃一大快事，如果不是南京事繁，阿婆（註：是蔣公）催緊，我必將多留三五天也。」

「你父親的病，我此次觀察，祇要靜養得宜，同時注射不斷，不久必可恢復健康。我的意思，以爲最好你管「屋落」（註：家裏），而你母親和你父親到保黎醫院去休養一個時期——至少一個月，你務必告訴你父親，不必以「保黎」客氣不收費爲耿耿，因而不丟。因爲我和清奇先

生接洽好之一間房屋，本爲上海秦潤卿先生所約定不出租者，故在醫院並不是損失，況且陳最夫也是很熱心的老友，而自己開火倉（註：伙食），並不累他們，所以不必顧慮，望你代告。

「思佛兒子是已經進學校了，臨別依依，可知其不忘小蓮莊（註：布雷先生杭州住所）時「值錢」（註：疼愛）他的歷史。至於阿綽，雖然沉默一些，但我也極喜歡她。啊！上帝！我怎樣渴望有這末一個小女魯（註：小女兒暱稱）啊！「因你喜歡照片，現在檢上我在二十一歲和同學拍的一張照片，我相信你一定貼在照相簿上的，不多談了，一切謝謝你！（拆開你贈我的小果包，黃色扯糕，真好味道呀！）」

二伯父

布雷先生在遷都後，常在公餘給予侄們寫信，也往往當作一種「調劑」，得信的人都珍藏、傳閱，先伯母常是第一個讀者，據她告知：我是得信最多的人，此信未署日期推算當在三十六年三月。信中提及家父養病事，因家父訓慈先生抗戰期間，服務侍從室，公務繁劇，勝利後抱病返鄉療養，以長兄和長官雙重身份，布雷先生之關切，分外殷摯。

贊翼大計涓滴奉公

陳布雷先生在學生時代就立下心願，只想做位新聞工作者，以寫作爲終生職志，當初他初入社會，在天鐸報工作，撰寫短評、社論，交遊日廣，有客人來，就開瓶白玫瑰酒，買些醬牛肉、花生米、豆腐乾，三朋四友，海濶天空，邊飲邊

談，樂在其中，一個長夜過去，客人捨不得走，主人也毫無倦容。在新聞事業上有疑問時，他常常去請教的前輩有宋教仁先生，當時主持着民立報，自身擅長史地，尤其善於談論、分析國際大勢的宋教仁，對他態度分外親切，彼此過從甚密，並且兩人文章分刊兩報，相互印證爲樂。

可是在民國十六年，自他第一次謁見蔣中正總司令後，他的新聞工作職志不得不終止，因爲蔣總司令非常欣賞他的文章，勸他立刻入黨，擔任要職；他還在猶豫，但爲蔣總司令熱誠感動，這才答應做蔣公的私人秘書，「涓滴能爲公之助」這是他的諾言，也是他的誓言，盡他的一生，忠於領袖，重要的文告，篇篇出於他嘔心瀝血之作，蔣公身統黨政軍重任，布雷先生得其專信始終如一，運策帷幄，贊翼大計，成其事不居其名，因他本性淡泊名利，只求報國救民，以自己的文字力量消滅或減少禍亂的產生及損傷；也以自己的文字力量鼓舞人心，增加建國、興國的力量。

從政幾十年後，他已從豪邁不羈到謹慎小心，處處爲營。翻閱着厚甸甸的當年剪貼簿，布雷先生回憶往事，還是不勝嚮往：「那時好快樂，我只想一輩子過那樣的生活，寫些自己的好文章，也有人喜歡看！」却從不提他從政生涯，一縷輝煌。

他在寫作時，香煙是不斷的，他習慣於抽三五牌香煙，親友們知道他愛好的，也常以三五牌香煙相贈，一罐兩罐都能使他好高興。有時，爲了熬夜趕寫文稿，直到黎明時，他的煙灰缸的煙

帶就溢出到桌面來了。他的文稿有時很快自官邸送回修改，上面密密麻麻有蔣公要求增加的內容，他就得耐心地「拆開」，重新組合，再送呈，往往得數次後才定稿，他的辛勞可想而知。

緊張、忙碌，使他體力日衰，而患上嚴重的失眠症，每晚一定要吞服安眠藥，才能獲得幾小時的安眠，他的安眠藥種類很多，大都是他的親友自國外贈送，由他親自保管，當晚吃那一種，吃幾顆也一定記在日記上，他曾為自己的「大浪費抱歉，第一是外國貨的香煙，第二是外國貨的安眠藥。此外在他生活中是找不出一絲一毫跡近浪費的事物了。」

他對衣着從不注意，長年穿着是公家發給的制服，勝利後回到南京，南京的冬天相當冷，他身體瘦弱非常怕冷，很想做一件長一點的中式大衣禦寒，但是打聽了價格之後，就打消了此意，因為他的薪津裏實在省不出這筆錢來。

他一向不重視營養與講究美食，吃的伙食就是公家給的配給米、副食費。在重慶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會命人每日送他一瓶牛奶，這就是他特殊營養了。每次蔣公請他吃飯，他回來後就要吃碗蛋炒飯，令我大惑不解，他為我解釋：「委員長吃飯時愛問我些問題，我放下飯碗回答，我剛端起飯碗，他又問我另一個問題，……這樣別人全吃飽了，我怎麼還好意思吃？」從此我再也不羨慕他的赴宴了。

他沒特殊信仰，蔣夫人會贈他宗教書籍，並勉勵他窮究天人宇宙之理，他也翻閱不少佛教經

典，只是直至去世，他未能從信仰中獲得支持他的擾攘的時局中堅持活下去的力量！

二女陳璉悲慘下場

陳璉是布雷先生的第二個女兒，她上有三位兄長、一位姊姊，下有三位異母弟弟。她的母親在孕育她時，就因生育頻繁，氣血虧竭，對這次之生產有不安全之預感，想不到產後即有熱度、手足均感麻痺，發語亦感艱澀，在多位名醫診治下，並不見起色，最後氣絕身亡。伉儷情深的布雷先生飽受刺激，大病一場。

這位被稱為「小可憐」的女嬰，一直沒有名字，長期被寄養在外婆家，後來布雷先生就為她取名：「憐兒」，她用這個名字直至中學，校內師長同學人人知道她，不僅因她面貌姣好，學業優秀，而且誰對這樣的名字都會產生好奇。直到進大學，才由布雷先生為她改名為「璉」，她的姊姊細兒亦改名為「璉」。抗戰時期入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姊妹倆一學外文，一入歷史系，是女同學爭相結交的姊妹花。

勝利後，陳璉赴北平在貝滿女中任教，在一個暑假，她回到久別的海表示即將結婚，請求父親、繼母前往北平主婚，布雷先生對她所提的對象袁永熙，從未見過且一無所知，更沒法抽身前往北平，只有設法與北平有關方面調查袁之出身，答覆是此人思想左傾，但絕不是共產黨。

想不到婚後不久，袁永熙、陳璉雙雙因北平共諜案牽連被逮，繫獄半年後始釋放，這件事對布雷先生刺激至深，這是中共當時的策略，那

就是千方百計吸收執政黨要人子女替它工作，如果發生問題，有家長出面為他們設法解決，但布雷先生自始至終沒為女兒說一句話，他相信法律的公正。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布雷先生仰藥自盡，留書身後事，力主薄殮、薄棺、薄埋。家人為他安葬於杭州九溪十八澗附近，墓塚樸實無華，佔地不廣，因他生前最愛杭州湖光山色。

他留致兒女信函中，坦認「國家遭難至斯，社會浮動已極」。然而堅持：「我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陳璉捧着父親遺書，悲傷不已，全力協助繼母，處理寓所搬遷事宜，整理布雷先生回憶錄之出版，但不久後她即與家人失去連絡，不知去向。

大陸失陷後，據說陳璉曾當上中共青年團國際聯絡部副部長，一度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其夫袁永熙任職清華大學，在「大鳴大放」口號下，吐露內心對中共政權之不滿，因此被判下放。陳璉為了自保，立刻與他離婚，把兩名稚齡女兒改為陳姓，徹底劃清界線。

可是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大風暴下，陳璉難逃厄運，後來她被迫跳樓自殺，家屬且不得收屍。文革過後又獲平反，中共政權追封她為「烈士」，且為她舉行盛大的「陳璉烈士追悼會」，並當場把一個盛裝着不知是泥土還是石灰的「骨灰盒」隆重歸還家屬，所幸的是她的一對流落在北方的女兒，得以回到溫暖的南方由她們大姨

媽撫養成人。

么兒落得灰頭土臉

陳遠出生於民國十六年，他是布雷先生最小的兒子，小名積樂，抗戰後期，「十萬青年十萬軍」時，愛國青少年紛紛投筆從戎，陳遠和他一歲的哥哥陳遂雙雙自南開中學溜出來報名，結果哥哥體重太輕，弟弟年齡不足，被婉勸返校。抗戰勝利後，他倆遠離父母前往北平繼續學業，他的思想才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只偶有給父母問安的簡短來信，直到布雷先生的葬禮上，都未能見到他這「不孝子」，這才確定他已踏上了不歸路。

陷落後的大陸，聽說陳遠曾擔任過「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長，也曾在新聞界待過一陣子，他的名字被認為有「高遠」之嫌，因此改名為「陳力」，幸而尚允被保有祖傳的姓。

大陸淪陷後十多年，陳遠奉有「任務」前往香港，欲與時任香港時報社長的叔叔陳訓恣晤談，陳訓恣要人轉告：「如果他自知悔悟，與中共絕緣，同意見面；如願投誠赴臺灣，願意全力協助他成行，否則無見面之必要。」這位連抽七八支香煙，一臉落漠的「說客」，得此回音後，只有灰頭土臉回返他的紅土。

副官說話沒有自由

布雷先生臨終前所留遺書中，給蔣秘書君章先生的一份中，先就顧慮到自己的死，會被人惡意中傷，惹起漫天謠言，所以一再叮嚀：「我生

無補時艱，斷不可因此舉而使反動派捏造謠言，……。」

他給副官陶永標也有簡短指示：「陶副官：汝半生隨我患難，我永遠不忘，今我身體衰弱，患嚴重之腦病而死，對我身後事，望汝多負責照料，待我殯殮之後，護送太太回滬，此後汝可自謀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諸長官扶助，當不愁無工作，而諸長官必能因我之面情，為汝安排工作也。汝見我信之後第一事，就是將五斗櫃右抽斗內之小皮夾收藏起來（其中有保險箱之鑰匙），又將我的圖章亦收藏起來，待太太來京時交之。」

想不到在布雷先生逝世三十多年後，他的去世還要被中共反覆一再利用為「統戰」與「和談」的一着棋，所加的誣蔑和惡意歪曲有背於歷史事實，實在是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程度，最離譜的是借著陶永標副官之口述，強調陳布雷生前曾主張與中共「和談」，其自殺為「屍諫」。從此可看出中共在宣傳上的心勞日絀已到了窮極無聊的地步。

因為，我認識陶副官，知道他的為人和「程度」，忠厚如他絕不忍心去毀損他愛惜令譽重於一切的長官，也不願去攪擾布雷先生在天之靈。問題是處身在中共殘酷的統治下，人的生命尚且朝不保夕，怎能有不說謊的自由？

陶副官為了保護小主人，或者自己生命，他沒有沉默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謊的自由。陶永標是北方人，標準的魁梧體格，他入侍從室初時擔任勤務工作，後才升任副官，他的學識程度不高，性格也近於木訥寡言型，像：「屍諫——蔣介

石秘書陳布雷自殺經過」這種文字既不是他寫得出來；這樣內容也不是他「回憶」得出來的。這位具名「一中」的訪問者，不知何許人，但確是捏造高手，然而，仔細推敲全文，破綻百出，一戳即穿。因先伯父從沒有和副官談天說地，並坐同餐習慣，當然並非端架子。

二伯父布雷先生反共抗俄信心最堅決，對時局也瞭如指掌，他絕不可能說出：「我一定要勸勸委員長，這個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產黨談判或許還能坐半個江山。」這種話且又湊巧被陶副官聽到。

當年中共的陰謀就是要使國民黨同志之間互相疑忌，彼此攻訐，而且動搖他們對領袖的信仰，布雷先生早就覺察，用盡一切力量，來防阻這種毒素之滲入，使黨與政府不至遭毀，但是他為黨為國的苦心，反被部份自己同志譏諷，至少不重視，使他感到孤獨，越來越孤獨。

有一次我去看望他（當時我已在中央日報工作），記得已是十月肅殺的秋冬之交了，他剛忙完了一些公事，留我午餐，談呀談地他冒出一句：「怎麼像你二伯的人，不多三個四個！」我笑笑說：「你是吹你寫的文章呀！」

「倒不是寫文章，國家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人吵着要這樣要那樣，有的人貪、愚、鄙已到了無知地步，更可笑的是有人竟妄想與虎謀皮，簡直無恥！」

幾十年過去了，翻看二伯父遺留的日記，在去世前他身體衰弱、目力極壞，有時竟至完全不能辨字，以文章報國的他來說，正像一個彈盡援

絕的將軍，只有一死殉國，他的字典沒有「妥協」一詞，除了忠於蔣公，他沒有一絲私心，他多渴望有三四個真正的同志；做到他同樣的地步！

在大陸家人的下落

大陸陷落太迅速，陳布雷先生去世又太突然，正像無數家庭，陳家全然沒有應變能力，再說布雷先生身後可用「蕭條」兩字形容。可是沒有自大陸逃出來的人並不能說就是投共了，因此一些危言聳聽，惟恐天下不亂的雜誌，大筆一揮說：「陳布雷死後，夫人和子女們都投共了。」這是絕對不確的。

陳夫人王允獸女士是位極其堅強獨立的女性，丈夫的悲壯殉國是她永不能忘懷的，中共政權逼她從上海租住的那幢房屋搬遷入兩間小屋，且查封了她的衣物。她原想遷回故鄉浙江省慈谿縣官橋村祖宅，但祖上傳下來的寬敞住宅，幾十畝良田全被充公，連祖墓也被挖掘一空，接着連陳布雷的墳墓也不保，她真是心碎了，最後她與相依為命的老姊姊，深居簡出，先後病死在那兩間簡陋的小木屋中。

陳布雷先生兒女中，以陳遜體質最弱，他沒有進過小學，因他的童年是在病榻上度過，身體稍有好轉，就由母親輔導他自修，後來又由姑丈翁祖望授以大極拳，每天勤練不輟，才開始嚐受健康的樂趣，且進入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就讀，他的興趣傾向理工，勝利後，與其弟陳遠同往北平繼續學業。

大陸失陷後，陳遜曾患嚴重傷寒症，當時醫

藥條件不佳，幸有母親細心照顧，由奄奄一息逐漸康復，此時上面下令要他迅速前往東北某單位報到，他母親苦求寬限數天未准，於天寒地凍的凌晨在上海送愛兒擠上火車，一再叮嚀要立刻寄信報平安，但一去渺無音訊，多方探聽，數月後只獲得一紙公文：「此人業已死亡。」既無屍骸，也無死亡日期。在人命賤如螻蟻的共黨極權統治下，有多少無辜青年喪命？有多少母親心碎？

陳邁和陳適在大學時分別學的是水利和土木工程，都是極優秀的工程師，但是在共黨政權下，外行領導內行，他們的工作量都超過體能的負荷，再加精神折磨、物質欠缺雙重壓迫下，都在不該死的年齡，先後病死，陳適留有妻兒，陳邁終身未娶。

陳邁排行老二，是位專業醫師，且曾留學美國，專攻內科、小兒科，醫術精湛，有悲天憫人精神，但是因他家庭成份不好，一再遭受百般迫害，最後被逼得跳樓自殺，正好跌落在寄放腳踏車的車棚上再滾落地面，經醫院內同仁七手八腳抬回去急救，幸而挽回性命，但他失去了一條健全的腿。

過了幾年，中共爲了「統戰」，當然想檢幾張牌來打，陳邁就這樣被指派爲中共浙江省衛生廳副廳長，報紙上用特大號標題說明他是「蔣某機要秘書陳布雷的兒子」，意思是：瞧！我們多開明，多有容人雅量哪。陳邁能有不拐着條腿「走馬上任」的自由嗎？當然現在他也早就退休了。

陳琇與其丈夫嚴晉都精通英文，一直在從事教書、翻譯工作，香港靠左的報紙也曾一度刊出他倆攝影雙雙的照片，強調這是陳布雷女兒、女婿，有工作，有住所，三代同堂，生活幸福。却一字未提她的繼母、一個哥哥、兩個弟弟是如何慘死的，她的父親布雷先生的墳墓是如何消失的。

自由世界家人狀況

當大陸失陷，復興基地尚未穩固強大，有不少人對政府信心不堅，睜開雙眼尋覓是否有更安全的地方可投靠，却有一位在美國獲得學位，懷有專門農業學識的青年，帶着妻子，三歲的女兒，出生未久的兒子，毅然搭船返國，因爲他知道臺灣落後的農業需要他的血汗來灌溉，復國建國的重任他必須肩負一份，他是陳遲，陳布雷的長子。

陳遲返國後，服務於臺灣糖業公司，實際從事甘蔗品種的改良，種植面積的推廣。

他待人誠懇，做事負責，流的汗和臺灣蔗農一樣多，他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領導同仁，爲公司創造了卓越業績，也促進他們生活的幸福。陳遲又曾在農村復興委員會與亞洲開發銀行工作，如今，他更以學者和專家的學識經驗擔任行政院科技小組顧問，多次出席國際性會議，爲我國爭取實益和榮譽。

陳遲的獨子師孟，自臺大經濟系畢業，即赴美深造，得博士學位後，返母校任教，課暇譯著並豐，爲經濟學者中後起之秀，師孟有女二：光

寬、光奮，皆就讀於小學。

陳布雷在自由世界中尚有：一位孫女，六位侄子，二位侄女，他們有的得到國外博士學位，工作上極有成就，有的有一技之長，在本身崗位上，有為有守，相同的他們都抱持着布雷先生遺留的家訓：「正直平凡」。

後記

先伯父布雷先生去世已四十周年，因當年他並非自然死亡，當時就引起不少猜測，想不到幾十年來還常被惡意中傷，乃至說成共產黨早已利用他的親人在他的身邊撒下一張網，不時竊取情報，這種推想式的說法，實在太幼稚可笑，雖然謠言止於智者，但是「曾參殺人」，說多了，也會有人將信將疑，身為子侄的人，只有將真實的一面剖析於讀者之前，相信中外讀者諸君自會有明智的判決。

先總統蔣公中正對先伯父遽然去世，在悲憫之餘，曾頒「當代完人」輓額，對他做事之負責、人格之完美，給予一種肯定與贊美。先伯母在當時也一再表示：「先夫子之死，決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志在一死勵大衆也。」

這樣一位忠於黨、忠於國、忠於領袖的人，在那動盪的時代，在流完最後一滴汗，最後一滴血後逝於他的崗位上；他一生淡泊名利，愛惜自己的名譽重於一切，相信歷史會在祖國青翠的山岡，滔滔的江水，為他寫上一切，不容任何人塗染！

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銷處地址電話

本社為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銷，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為荷。

紐約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77 Broadway

N. Y. N. Y. 10013 U. S. A.

TEL: (212) 226-5131

洛杉磯世界日報

CHINESE DAILY NEWS BOOK SECTION

1230 Monterey Pass Roa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 S. A.

TEL: (215) 261-6972

舊金山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BOOK SECTION

210 Mississippi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7 U. S. A.

TEL: (415) 626-1798 (415) 626-3628

芝加哥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2235 St. Went 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 (312) 842-8080

華盛頓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807 8th St. N. W.

Washington D. C. 20001

TEL: (202) 789-4112-3

夏威夷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Queen Emma Building

1270 Queen Emma St. Suite 605

Honolulu, HI. 96813

聖荷西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710 Tully Road

San Jose, CA. 95122

TEL: (408) 238-1687

多倫多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05 SPADINA AVE.

TORONTO,

ONT. MST. 2E6

CANADA

TEL: (416) 362-1788

溫哥華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55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 C. CANADA

V6A 1T3

TEL: (604) 688-3018